

庐 隐 经典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

京华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

庐隐经典

下卷

京华出版社

庐隐经典

李威 主编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 邮编: 100011)

* * *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164 印张 3584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全套定价: 400 元 (全 22 卷)



目 录

小说	(1)
一个著作家	(1)
一封信	(8)
两个小学生	(16)
灵魂可以卖吗	(23)
余泪	(32)
或人的悲哀	(41)
丽石的日记	(58)
彷徨	(70)
海滨故人	(81)
沦落	(136)
旧稿	(157)
父亲	(162)
幽弦	(190)
胜利以后	(197)
蓝田的忏悔录	(211)
何处是归程	(224)
秋风秋雨愁煞人	(231)
时代的牺牲者	(236)
西窗风雨	(248)
一幕	(252)
曼丽	(258)
房东	(269)



一个情妇的日记..... (278)

水灾..... (297)

散文..... (303)

思潮..... (303)

前尘..... (307)

月下的回忆..... (325)

蓬莱风景线..... (329)

愁情一缕付征鸿..... (332)

雷峰塔下..... (336)

夜的奇迹..... (339)

春的警钟..... (341)

秋声..... (343)

生命的光荣..... (344)

东京小品..... (348)

异国秋思..... (380)

夏的歌颂..... (384)

我愿秋常驻人间..... (386)

玫瑰的刺..... (388)



蓝田的忏悔录

晚饭后，已经是暮色四合，加以山风虎吼，身心萧疏。我正百无聊赖的独自寂坐，陡然肖圃推进门来，说：“隐，想得到我来吗？”我不觉欣然的道：“倒是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今夜又没有月色，惊得你会来？……”说着话，我因递一杯茶给她。她一手接着，另一手举着一本小册子道：“我只是为了这个使命而来，这种使人灵弦紧张的凄调哀音，难道不应在这幽寂的凉夜中重演吗？……并且我整个脆弱的心房，实有些不能包容这凄厉之音，我焉能不来找你？”我听肖圃一席话，心神奔越，不等她再往下说，已掀开那小册子看了。只见上面的标题是“蓝田的忏悔录”。呵！这尽够了，只这六个字，仅仅只是六个字，已经使得我的步骤乱了，未容我再往下看的当儿，已经有一个很熟识的面貌体态……动作的蓝田的印象涌进我的观念间来。

实话说，若讲起“漂亮”两个字她真轮不到。她长方形的脸蛋，一对疏眉到还不错，不过太阔而且松散了，有些像参差不齐的扫帚。眼睛很够大的，不过眼珠嫌过分的突出，结果有点仿佛金鱼的眼睛。鼻子呢，是扁平的。嘴倒是四方海口，是个古英雄的好嘴脸，然而长在女性的脸上，至少要损去许多嫣然的丰韵。说到身材姿态，虽没有多大毛病，可是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倒是性子是极诚实而恳切的，若果和她交久了的人，无论谁都能因她的内



质的璞美而忘记她外表的不大雅观。

“蓝田为什么有这《忏悔录》，……你从何处得来？……我自从回来后不曾得到她的消息。”我的灵弦为了仅仅那六个字，不由得紧张起来，我既急要知道她的究竟，这本册子固然能仔细告诉我，然而在这个现状之下，不嫌太迟缓吗？于是我不得不先探问肖圃。

“你为什么不赶紧看下去，在那里至少能使你对于她这《忏悔录》之所由来的答案觉得满意。……她近来的消息，甚至于一生的消息都在其中。至于这册子的来源，那更简单了，芝姐从京里寄来的。……好！时候已不早了，你静静的看吧。我现在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谈。”

肖圃说着真站起来走了，我只点了点头表示我送她和希望她明天再来的意思，这一点在直觉上，大家都可不言而喻了。

这当儿风依旧是呼呼的吼着，远处虽也有人声，然而仅仅是依稀可辨，是有人在说话罢了。近处只是沉沉寂寂，除了门窗为风所鼓动，偶尔发出微响外，一切都在睡眠状态中，于是给我一个顶好的机会，读蓝田的《忏悔录》。

八月初十日

呵！破屋那堪连夜雨？门窗的纸一片片的飞舞着，雨丝都从那里悄悄地窜了进来。虽还只是初秋的天气，然而病骨支离的我，顿觉寒生肌里。尤其我空洞的心，更经不起这风风雨雨的打击，然而有什么法子拒绝它。从昨天下午，芝姐走了以后，还不曾见一个人影。唉，谁又想到在这破屋子中，尚有一个几乎等于幽灵的蓝田呢？火炉不知什么时候被隔壁的大黑猫弄翻了，药罐子也歪在一旁，药



渣子洒了一地。王妈也没什么良心，昨天早晨走了到现在还不肯回来。自然啦，这一个月的工钱还欠着她的，怎得不由着她使性子？宇宙本来不算小，然而除了这一个漏雨灌风的破屋子外，什么地方还容得我插足？

风雨一阵一阵紧起来，只有阶前的落叶，萧萧瑟瑟的微呻着。它们也许与我同病相怜，然而彼此都太微弱了，相怜亦复何益！我眼睁睁的望着门外，但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十八九个钟头了，除却失望会盼到些什么！

下午芝姐黯然的走了进来，我仿佛拣到宝贝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反而流了下来。及至芝姐问我“王妈还没有来吗？”我竟似受委屈的孩子，被大人提醒了委屈之所以然，竟放声痛哭起来。芝姐很不过意，一面替我整理着杂乱的桌子，和地上纵横歪斜的茶炉药罐，使我益觉心如刀刺。唉，我只要早听她一句话，也不至于到现在这种贫病交困的境地。我忏悔，我惶愧，我竟不知何以对我的芝姐，——在这到处埋伏危机的地方，日暮途穷的时候，只有她，不时以温情延长我对世间的留恋！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芝姐，我而今对你只有忏悔啊！”芝姐凄然望着我，她湿润的双睛，充满了怜悯的同情。她这时走到我的床前，坐在我的身旁深深的叹道：“过去的不必再提，现在先说眼前的吧！王妈看样子今天是不会来的，你一个人又是病着，独自在这里，怎么使得？我今天就在这里陪你吧！可是何仁也太没人心了，当初你手里有千把块钱的时候，他不是天天到这里来缠吗？现在却连个影子也不见了！”芝姐悲愤不平的说着，唉！我的空虚寂寞的心，谁能想象悔恨和失望是怎样的摧残我呵！

这风雨，凄楚的雨，尖刻的风，一直吹到夜深，落到



夜深。芝姐虽怕我劳神，不使我多说话，——况且我们不谈则已，谈起来又都是些刺激和兴奋的话，——不过纵然芝姐拿着一本小说，默默的坐在那似鬼焰的灯光下，使得四境都入于催眠的状态中，然而我方寸的灵海里，仍然鼓起惊涛骇浪。我回溯过去的痛苦，悬想未来的可怕的前途，甚至没有前途，我差不多已经是走到天地的尽头了。虽然我也知道地球是圆的，可是我差不多没有勇气了，也没有工具了，那另有新天地的妄想，已如阴云里的电光，悠然消灭了。

我闭着两眼，悄悄的流泪，吞声的饮泣。我最怕使得芝姐不过意，世界上只有她一个怜悯我，我何忍更使她为我担心和悲苦？不久芝姐想是以为我已沉睡了，她轻轻的放下书；悄悄的往我这边看一看，又四面望了望。唉！自然这等于墟墓的鬼境，怎由得她不叹息！她睡在床上的时候，也许也同开着泪泉的闸门，和我一样的弄湿了衾枕！过了约莫半点多钟，微微的“呼鼾”声由芝姐床上发出来，我知道芝姐已经入梦了。我因悄悄的坐了起来，决意的写我对于生命的忏悔。我预料我在这不足留恋的世上，没有多久的时日了，纵使我不死于身病，也当死于心病。并且为我自私起见，也是死了，可把一切的折磨便取消了。

八月十一日

今天早晨芝姐买了许多白莲，插在我床前的小几上的瓷瓶里。一阵阵的清香时时兴奋我的心神，然而也同时引起我的怅惘。人生总有如花般的时期，便如潦倒的我，何尝没有这种值得留恋的回忆，不过我总不如人。——我儿



时的岁月，实在过于惨淡了，大约是十五年前罢——我不过七岁，正是依恋于我慈母的肘下。我记得——深深的记得，每天早起，我的慈母总替我梳两个小髻在两鬓的旁边，有时还戴上几朵紫罗兰……但是忽然有一天，我的小髻改成一条辫子，我自然觉得新奇。不过我奇怪我的母亲为什么不替我梳头了，却是张妈替我打辫子，我自然觉得不高兴的闹脾气了。我正在哭着，忽见我的父亲满面愁容对我说：“小乖乖，不要吵罢，妈妈正在生病呵！”生病的经验在我幼弱的脑子里，真没什么特别的了解的能力，不过我同时惧怕父亲的尊严，渐渐止住了哭声。

自从那天起张妈天天替我打辫子，一家人都似乎忙着什么似的。不时的听见张妈告诉我：“不要吵，大夫来了，妈妈的病重呢！”忽然在一天夜里，我正睡着了，张妈一把抱起我来，仿佛是在流泪说：“可怜的小乖，妈妈没了。”我莫明其妙这是为什么，不过她搅了我的睡兴，我便哭起来了。等到走到妈妈的屋子里，听见爹爹和堂姐姐们都在大哭。我妈妈呢，直挺挺的睡在床上，脸上蒙着一张白纸，从那一天起我永远看不见我的妈了。不久张妈也走了，换了一个王妈，这个人我顶不喜欢她，她常常骂我，有时她也打我。自然啦，我的父亲常不在家，她当然要自作威福！

我妈妈死了一年，我父亲又娶了一个新妈妈来。这个妈妈比给我梳小髻，抱着我不住的抚着吻着的妈妈太两样了。她没有一次抚过我，也没有一次吻着我，她似乎不大注意我。不过只要我一淘气，我的爹爹回来，总是知道的。并且我父亲也似乎和以前两样了。过了一年，我新妈妈养了一个小弟弟，我的父亲时常抱着他，偎着他的小腮儿。于是更没有心肠顾到我了。这时候我虽只是十岁的小



女孩，可是我已觉得我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每逢想起爱我的妈妈，我常常独自一个悄悄的流泪！然而我不敢使我的新妈妈看见，因为她常常骂我是“不祥的小生物”！

我觉得家庭对我无情，也许社会还能容我有回旋的余地，于是我努力的在小学校里读书，十四岁，我就进了中学校。可是我的新妈妈往往对于我读书觉得是多余的。有一天她和爹爹说：“田儿已经不小了，也要预备替她定一头亲事。”于是她就提起她的内侄儿——一个纨绔少年，样子也许还漂亮，家里很有几个钱。我父亲也不再加思索的就答应她了。从此我的心灵上更罩上一层愁雾，然而我还希望我不可捉摸的前途，努力的求学，不时看名人的作品，这时节新潮流不知不觉浸入我的脑海，使我不时对于我不同意的婚姻发生愁烦。但是孤苦无告的我，除了悄悄的饮泣，何处容得我泄愤？记得有一天的夜里，我正为了我的前途的危险，埋头痛哭，忽然隔壁的秀姐来找我，——这要算是我唯一的女伴，我们不但是邻居，而且又是同学。……这时她轻轻掀开我的被角说道：“田姐，你不舒服吗！什么事情伤心？”唉！我这时的心情，仿佛彷徨在沙漠里的孤客，陡然遇见了一个游侣，——我的孤苦，我的悲伤，只有向她痛述了。……她似乎愤愤不平的望着我说：“我想你总要自奋，我今天正是为了关于你不好的消息而来的，你知道你的未婚夫现在已经有三个如夫人了吗？如果你嫁过去，能得到和乐的幸福吗？”唉！天呵！……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真不知怎样措施，并且我的婚期已经定在下月二十日了。我不禁握着秀姐的手，哀求而惶急的说道：“秀姐，你想我应当怎么办，我便这样屈服了吗？……我方寸已乱，我除了死还有什么更好的抵抗的方法？”秀姐听了这话，不由得也陪我垂泪……最后她



俯耳低声的对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呵！我果然的走了，果然的战胜了这种不自由的婚姻。但是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正是出了火炕又沉溺入水坑了。

如连锁似的思想，整个的将我儿时的遭遇浮现了！上帝！对于这过去的惨伤，使我的心痛增剧。我不禁由沉默而发出呻吟之声。芝姐忙忙放下正替我熬药的罐子，握着我的手道：“肝气痛得厉害吗？……”我无力的点了一点头，热泪簌簌的流了下来，滴在她的手上。后来我不禁诅咒道：“无代价的生命，越早完结越好，……芝姐，我立刻死了，还能得你的温情热泪清洗我的罪孽。恐怕再延长下去，我的前途更加肮脏和可怕，也许连你的眼泪一并得不到了！一个没有品行的堕落女子，谁能为她原谅是万恶的环境迫成的呢！呵！我哭，我尽情的哭，我妄想我忏悔的眼泪，或能洗净我对于旧礼教的耻辱，甚至于新学理的玷污。”我不知什么时候已哭晕过去，直到芝姐连声将我唤醒时，我一睁眼，看见有两个少年站在我的面前。唉！又是一刀子的重伤，我依旧绞肠锥心的昏过去了。

八月十四日

我自从决意的写，质实的写，——无论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质实的写，仿佛藉着这一写，可以使我心头所深茹的辛酸一淹。如果这便是绝笔，我也就无憾了。但是自从那一天两次昏晕后，我的肝气一直不曾止住，结果身体的苦痛压迫了心头的苦痛。这两天我不但不能写，且不能想，今天肝气痛稍愈，于是又努力的继续着写……

我自从一病，便在穷困中讨生活，我虽是个有父亲的



女孩子，但“等是有家归不得”也就等于是无处依归的孤儿了。有许多人——可以说是有经验的老成人，劝我将就的嫁，但我是醉心妇女运动的人，我不能为了衣食而牺牲了我的志趣和人格，自然除了一两个极亲信的人，大家不免以我为喜欢胡闹的女子。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空落落的身心，没有依靠。社会又是这样的黑暗，他们从不肯为一个有志无力的女子原谅一二分。到现在我不觉要后悔，智识误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随便的嫁了，安知不比这飘零的身世要差胜一筹？呵？弄到现在志比天高，但是被人的蹂躏，全身玷垢，什么时候可以洗清？唉！我恨我的命运！我更恨无情的人类！

记得当初我初到北京的时候，我在某大学里读书，一般如疯狂的青年用尽他们诱惑和轻蔑的手段来坑陷我，而他们一方面又是特别的冠冕堂皇，他们称赞我是奋斗的勇将，是有志气的女子，甚至谀我是女界的明灯。可怜缺少经验的我，惊弓之余的我，得了这意外的称许和慰藉，怎由得不赤裸裸的将心魂贡献于他们之前，充作他们尽量的捉弄品。

何仁、王义最是狡猾而残忍的两个少年。……我整个的心摧碎于他们的手里。

唉！无所不知的上帝，——我当然不敢瞒你，并且是不能瞒你，当我逃避家庭专制，而求光明前途的时候，我不但是为我个人谋幸福，并且为同病的女同胞作先锋。当时的气概，是不容瞒无所不知的上帝，我自觉得可以贯云穿霄。然而我被他们同情的诱惑，恐怕也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子，必不可免的危险！

记得那时候我也正患着肝气病，可是没有现在这样潦倒落寞。疯狂似的何仁、王义虽是现在他们尽量的显露了



狡猾的面目，然而那时候，却是意气充溢。他们说：“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有志无力的妇女，况且她又正在病中。”自然啦，我现在才觉悟，我那时还充当某报的通信员，每月有三四十块钱的进款，——才能免如今日的凄凉。……不过这已等于贼去关门，现在觉悟已经晚了。

金钱和虚荣本来最足以使得青年倾倒。那时节的蓝田，虽然病了，甚至病了两个月，而无时无刻没有人来问候，有的送食品，有的送鲜花。尤其何仁、王义对我殷勤，他们两人每夜轮流着服侍我，那时真使我感谢和伤心。我想落寞的我，在这无情的人类中，相与周旋，实在容易被人欺侮，难得这两个青年——尤其是何仁——我和他更有一层同病相怜之感——他的身世也是飘零的，他和我一样在冷酷的继母手下讨生活——自然我和他更容易联络了。后来我病好了，他——何仁托芝姐来表示他的诚意，我们不久便在公园里订婚了。这不是很美满的结合吗？——然而现在想来正是春蚕作茧自缚，自取之咎又复谁怨！唉！我这时心痛手颤，我后悔，我有什么法子自禁我的眼泪！……

八月十九日

每逢一番刺激，便数日僵然若死。我的病时好时坏，芝姐虽然屡次劝慰警戒我，——唉，这世界上唯有她肯给我生路，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那一句：“蓝田，保重你的健康，还有最后的奋斗。你不应当过于自弃！”这的确是一剂兴奋药，使绝望的我仿佛前途不尽是无望！

昨天天气十分晴朗，我的病躯似乎减轻许多。下午芝姐来时，我已经能起来斜倚在藤椅上。芝姐十分欣慰的



说：“自从你一病，我还不曾到过公园，难得你今天能起来，我们同到公园去疏散疏散，或者有益你的病躯呢。”我难却她的美意，且静极思动，也想出去换一换环境，于是芝姐殷勤替我梳着头。后来我对着镜子洗脸，又不免为了憔悴的病容自惊自悲，由不得流下泪来。芝姐立刻将镜子夺过去，替我拭着泪痕。不久我们就到了柏林挹翠，百鸟婉啭的公园中了。那一天确是好气候，秋风松爽的吹在身上，头脑立时开展了，陡觉四境都含着生意。虽然没有繁花如锦，而树影婆娑，更感到幽趣横生。但是忽然一阵笑语声——刺耳的笑语声又使我的心魂震悸了，果然“不是冤家不聚头”，正是何仁和他的新婚夫人相依相偎的过来。我仿佛不必等脑中枢的命令，我两脚已不由自主的站起来，我匆匆的走了。芝姐莫明其妙的追上来，自然那种灰败的面色使她失惊，当然她再一回顾时，——何仁已经走得较近，她便一切了然了。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道：“唉，真是何苦来！”我不免咀嚼她所说的这几个字，不觉忏悔这真真是何苦来。

自然啦，何仁的新夫人十分的丰韵，这是天厚于她，我不敢怨她。然而何仁未免欺得我好苦。当我们订婚不久，我就发现他另有所恋。我因对他说：“我们的结合，是以彼此人格为担保的，但是我也自知外表上或者与你不合适，不过我们数年相处，我总以你为我的弟弟相待……若果永久继续姐弟的关系也何尝不可……你可推诚对我说。”当初他觉得我有疑惑他的意思，不知他是内愧，还是唯一用的是手段，他竟至哭着对我发誓，自然啦——在现在我觉悟了，无论什么样的傻子在还有求于人的时候，绝不愿意就此放手，而当时我自然被他的眼泪蒙住了。直到他们宣示结婚的头两天，他还住在我家里。唉！这是怎



样的罪恶……使我一落深渊，终至不克翻身！

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爱情同时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于逃婚——甚至于受旧社会的排斥，——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不谅人的人类有几个有真曲直的，于是我便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唉！血肉之躯怎堪屡受摧残，我正是暴雨后的嫩苗，只要小小的暴风，便支持不住，自那天起我的病又增重了！

在我身心交困的情形下，若不是耻为怯弱的人，应当早已自杀了。我有时也怀疑，偌大个世界怎么就没有我翻身的余地。然而现在，实际上除了一个抱有上帝爱同胞心的芝姐外，似乎无人不是在窃窃的私议着我的污点，有几个简直当面给我以难堪！我固然是有堕落的嫌疑；然而人类但凡肯存一分的原谅心，容我稍稍的回旋，我不敢奢心求人的援助，只求人不要过猛烈的破坏，我已是感恩不尽了。唉！有什么可说，我并连此最小限度的要求，也没有人肯轻抬他或她压抑的手，使我闯过这一关呵！

九月十日

唉！大限将临了，在这昏愤的十数日中，我不知道人们对我是怎样的批评，——不过我总想倘若我果然从此与世长辞了，也许那时候可以得到些人们对我不需要的同情，然而这已是不需要的呵！我何必管它呢！只是有一件事，使我略可自慰的，就是适才何仁的夫人来看我，她握着我的手说道：“姐姐，我和你虽只是两面之交，然而，我今天来看你，却抱着极深切的同情。何仁与你的交情是



我最近才知道是远过于我的，——然而在他向我求婚的时候，并没对我说，终至姐姐颠顿如此！姐姐，我不知将对你说什么，……只有一句话，我知道是足以使你相信的，……唉！姐姐，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呵！况且我更不如姐姐，男子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在我们没有结婚以前，他一面欺骗姐姐，同时他也欺骗我，那时我若果知道他与姐姐的关系，我的头可断，必不甘心受他的愚弄，终至作他的牺牲品……现在我觉悟了。爱情真是混世的魔王，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作了它的牺牲品，所以我今冒昧来见姐姐，一方面求你容我忏悔——因我的孟浪害了姐姐而且自害，一方面忏悔误信不纯正的爱情，作了兽欲的牺牲……”唉，她的心泉之涓流，足洗清我灵魂的污垢。我固然永远的诅咒人类，然而因为她的至诚，我立刻为世界上的妇女原谅，且为她们痛哭。因为不被男子玩视和侮辱的女性，至今还不曾有过。我倘若能战胜病魔；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希望，可惜这希望太微弱了，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

呵！死灰虽然已有复燃之望，然而谁肯为我努力吹嘘，使它果然复燃呢！我的心潮澎湃了！我的灵海沸腾了！然而不可知的天命，和不能预料的社会到底如何？谁能真确的告诉我，结果，适才的兴奋等于一朵虚幻的镜花！等于一个泡影的水月哟！……

《蓝田的忏悔录》至此而止，后面另有一页是芝姐的按语：——

自从蓝田一病，只有我一个人和她日夜相守。她的愁心悲颜，使我几次为她落泪。当将她她的《忏悔录》交给